

A STREET CAT NAMED **BOB**

遇见一只
猫

增补
修订版

与Bob相伴的日子

[英]詹姆斯·波文 著
袁婧 檀秋文 许伟伟 译

当你身处低谷、孤身一人
总有转角亮起希望的光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后浪

后浪

A STREET CAT
NAMED
BOB

遇见一只
猫
与Bob相伴的日子

增补
修订版



James Bowen

[英]詹姆斯·波文 著
袁婧 檀秋文 许伟伟 译

中国华侨出版社
·北京·

A STREET CAT NAMED BOB: HOW ONE MAN AND HIS CAT FOUND HOPE ON THE STREET By JAMES BOWEN

Copyright: © 2012 BY JAMES BOWEN AND GARRY JENKIN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8 Ginkgo (Beijing) Book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简体版由银杏树下（北京）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发行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01-2018-4328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遇见一只猫：与 Bob 相伴的日子 / (英) 詹姆斯·波文著；袁婧，檀秋文，许伟伟译。——北京：中国华侨出版社，2018.9

ISBN 978-7-5113-7700-5

I . ①遇… II . ①詹… ②袁… ③檀… ④许… III .
①自传体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 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88334 号

遇见一只猫：与 Bob 相伴的日子

著 者：[英] 詹姆斯·波文 译 者：袁 婧 檀秋文 许伟伟
出 版 人：刘凤珍 责任编辑：刘雪涛
特 约 编辑：俞凌波 策划出版：银杏树下
出 版 统 筹：吴兴元 营销推广：ONEBOOK
装 帧 制 造：墨白空间 经 销：新华书店
开 本：889mm×1194mm 1/32 印张：7.75 字数：126 千字
印 刷：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：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113-7700-5 定 价：39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：100028

法律顾问：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：(010) 64013086 传 真：(010) 64018116

网 址：www.oveaschin.com E-mail：oveaschin@sina.com

后浪出版咨询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寄回印厂调换。联系电话：010-64010019

目 录

Contents

Chapter 1	流浪的小家伙	1
Chapter 2	康复之路	13
Chapter 3	小手术	33
Chapter 4	无票乘车	43
Chapter 5	注目的中心	49
Chapter 6	一个男人和他的猫	63
Chapter 7	两个火枪手	81
Chapter 8	合法的一家人	93
Chapter 9	逃跑的艺术家	99
Chapter 10	圣诞小猫	109
Chapter 11	蒙冤被捕	117
Chapter 12	第683号销售员	131
Chapter 13	完美的销售点	143
Chapter 14	身体不适	151
Chapter 15	黑名单	16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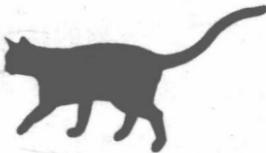
Chapter 16	天使区的中心	179
Chapter 17	难熬的48小时	187
Chapter 18	回到澳大利亚	197
Chapter 19	地铁站站长	211
Chapter 20	漫长的一夜	219
Chapter 21	Bob,《大志》之猫	229

致 谢 235

出版后记 238

Chapter 1

流浪的小家伙



我曾读到过一句名言，是这样说的：“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有第二次机会。它们等待着被发现，但我们通常都没有把握住。”

我花费了大把的时光来验证这句名言。我曾有过许多机会，这样的事甚至每天都会发生。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都未能抓住机会，但在2007年的早春时节，当我开始照顾Bob之后，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回忆起来，也许那也是Bob的第二次机会。

我第一次遇见Bob，是在三月一个黑漆漆的星期四夜晚。冬季的伦敦寒意还未散去，泰晤士河上吹来凛冽的寒风，空气中弥漫着一层淡淡的薄雾。因此，我在科芬公园卖艺一整天之后，比往常稍微提早一点收工，回到伦敦北郊的托特纳姆区，那里是我的新避难所。



和往常一样，我挎着黑色的吉他箱和帆布包，同行的还有我的好友贝尔。早年我们曾交往过，但现在只是普通朋友。我们计划在家吃点便宜的外卖咖喱饭，然后用我从街角慈善商店淘来的黑白小电视看部电影。

不出所料，公寓的老电梯停止了运行，我们只能走向楼梯口，不情愿地准备往五楼爬。

走廊里的灯也坏了，一半的区域漆黑一片，但当我们走向楼梯的时候，我注意到黑暗中有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。它轻轻发出一声温柔的“喵”。我一下子意识到那是什么了。

再靠近一点，借着幽暗的灯光，我看到一只姜黄色的猫蜷缩在一楼一个房间外的门垫上，这个房间直对着走廊。

我小时候养过猫，这种动物总能触及我内心的柔软。仔细观察后我发现，这是一只公猫——雄性。

我从未在公寓楼里见过他，但即便是在如此昏暗的光线下，我也能看出他有些不寻常。他似乎有种灵性，没有一丝紧张，甚至显得很放松，颇有种镇定自若的气质。他看我的样子仿佛是在自己家，而那平静、好奇且智慧的目光像是在说我才是误入他领地的迷失者。他好像在问：“你是谁？你怎么会到这儿来？”

我忍不住跪下来介绍自己。

“你好，小家伙。我以前没见过你，你住在这儿吗？”

他继续盯着我看，表情中带着些许不经意的样子，似乎是在斟酌。

我轻轻抚摸着他的脖子，一是想跟他熟悉，二是想看看他有没有戴项圈或其他身份证明物。虽然黑暗中很难看清，但他什么都没有戴，我立刻意识到他是流浪猫。在伦敦，最不缺的就是这样的流浪动物。

他看上去很享受我的关心，开始在我面前轻轻舔毛。抚摸一阵后我发现，他身上的毛有的地方结成了块状，还有的地方都秃了，而且他明显饿了。看他在我的身边撒欢似的蹭来蹭去，我确定他需要一些关爱和体贴。

“真可怜，我想他是一只流浪猫。没有戴项圈，又这么瘦。”我看着贝尔说，她正站在楼梯口耐心等着我。

贝尔知道我喜欢猫。

“不，詹姆斯，你不能养他。”她提醒我，并冲着这只猫蹲着的门垫点头示意，“他不像是随意走到这里来的，很有可能就是住在这屋子里的人养的。他也许是在等主人回来给他开门。”

我不得不承认她说得有道理。即使所有证据都证明他确实在流浪，我也不能随便捡只猫带回家。毕竟我自己刚刚搬进来，还没安顿好。如果他真是别人家的猫怎么办？自家的宠物被别人拐走，任何人都不会高兴吧？

再说，我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额外的负担。一个

事业无成的音乐人，一边戒毒一边住在福利房里，自己尚不能糊口。现在这种情况下，能养活自己已经很不易了。



第二天是周五，早晨我下楼看到那只猫依然在那里。似乎在过去的十二个小时里，他连姿势都没有换过。

再一次，我单膝跪下轻轻摸了摸他。他又明显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，喉咙里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声音，享受着这种关心。虽然他还没有100%信任我，但能看出来，他觉得我还不赖。

在日光下，我才看清楚这个美丽的精灵。他有一张标致的面庞，绿色的双眼炯炯有神，只是两眼间的距离有点近。从他脸上和腿上的划伤能看出，他肯定经历过打斗或遭遇过事故。就像我昨晚猜测的一样，他的皮毛状态很差，身上的毛稀少且粗硬，而且有大块大块的秃斑。我真的很替他担心，但我再次提醒自己：“别再为这只猫操心了，还是为你自己操心吧。”我很不情愿地转身去赶从托特纳姆开往科芬公园的公共汽车。我要在那里卖艺来挣钱养活自己。

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——差不多晚上10点。我快步冲向走廊，想看看那只姜黄色的猫在不在。



但是，他已经走了，没有留下一丝踪迹。我有一点失望，毕竟我们相处得不错，但总的来说还是放心了。大概是主人回来把他放进去了吧。



第三天，我下楼看到他又回来了，就待在原来的地方。我心里有点难过，他似乎比之前更加虚弱了，毛发也更乱。他看起来又冷又饿，还在不停地发抖。

我边抚摸他边问：“还在这儿？你今天看起来不太好啊。”

我决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

我敲了敲那个房间的门，觉得必须说点什么。如果他真是这户人家的宠物，就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。他需要水和食物，也许还需要看医生。

一个胡子拉碴的家伙打开了门。他身穿T恤和运动短裤，看起来还没睡醒，但这时已经是下午了。

“对不起打扰你了，先生。这是你的猫吗？”我问。

那一瞬间，他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疯子。

“什么猫？”他说，低头看了一眼垫子上缩成一团的姜黄色公猫。

“哦，不是我的。”他不在意地耸耸肩，“伙计，他跟我没关系。”

“可他在这里蹲了好几天了。”我显得有些茫然。



“是吗？估计是闻到了饭香之类的吧。我已经和你说了，他和我没什么关系。”

之后，他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门。

就在那一刹那，我下定了决心。

“好吧小家伙，你跟我走吧。”我说着，开始从帆布包里找饼干盒子，卖艺的时候，我经常随身带些饼干，招待周围的小猫小狗。

我晃着盒子，发出“哗哗”声，他立刻站起身跟了过来。

他的脚有些不自在，后腿移动的方式也很别扭，以至于爬五层楼花了我们不少时间。最后，我们终于安全抵达。

坦率地讲，我的房间很旧。除了电视，我的所有家当就是一张二手沙发床和厨房里时好时坏的冰箱、微波炉、水壶、烤面包机。我没有灶台。屋里只有书、录像带和一些小摆设。

我有收集癖，会从街上收集各种各样的东西。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个坏掉的停车计时器，另一个角落里则搁着头戴牛仔帽的破损人体模型。一个朋友曾形容我这里是“老古董店”。但眼下，就像所有到了新环境的人一样，这只猫最感兴趣的只有厨房。

我从冰箱里取出一些牛奶，倒进盘子里，然后掺了一点水。我知道一个与很多人看法相悖的观点——牛奶对猫并不好，因为它们实际上有乳糖不耐受症。

但很快，他就把盘子舔得一干二净了。

我又在冰箱里找到了一些金枪鱼，将鱼肉跟饼干碎搅拌在一起给他吃。他依然吃得狼吞虎咽。“可怜的小家伙，他一定是饿坏了。”我心想。

在经历了楼道中的冰冷、黑暗后，我的公寓对这只猫来说，简直是五星级的奢华酒店。他在厨房吃饱后显得很开心，走回客厅，在靠近暖气片的地方窝了起来。

我坐在他旁边的地板上仔细观察他，与猜测的一样，他的腿的确是受伤了。我发现他的右后腿上有一大块脓肿。从伤口大小来看，像是被大型犬科动物咬过，或许他曾经被一条狗或者一只狐狸咬过，被咬住后他曾挣扎着逃跑，于是撕裂了伤口。除此之外，他身上还有很多抓痕，其中一道就在脸上，离眼睛不远，背上和腿上也都有。

我把他放进浴缸里，小心翼翼地给伤口消毒，然后在伤口周围涂了些不含酒精的润肤乳，又在伤口上抹了些凡士林。大多数猫在接受治疗的时候都可能乱抓乱挠，但他表现得非常乖巧。

接下来的一整天，他都待在暖气片旁边，这里是他最爱的地方。但他很快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不时巡视，上蹿下跳，无论抓到什么都挠个不停。在被忽视了一段时间后，现在角落里的人体模型也开始吸引他的注意力了。但我不在意，他可以做任何自己喜欢



的事。

我知道姜黄色的猫活泼好动，身体里积蓄了太多的能量。当我挠到他身体某处时，他会跳起来冲我伸爪子。有一会儿，他甚至凶猛地胡乱抓挠，差点抓破我的手。

“好了，伙计，冷静点。”我边说边把他从身上抱下来放回地面。我知道，年轻的公猫如果不做绝育手术，精力会特别旺盛。我猜他还是“完整的”，随时可以进入发情期。虽然我不能确定，但再次隐隐感觉到他不是家猫，而是一直在流浪。

晚上我看电视的时候，他就蜷在暖气片旁边，看上去很满足的样子。上床睡觉时，他跟着我进了卧室，爬上床脚，在我脚边缩成一团毛球。

当我在黑暗中听见他温柔地打呼噜时，感觉棒极了。他是一个好伙伴，很久没有人这样陪伴我了。



星期天早晨我早早起来，想去街上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主人。在公交车站的布告栏里，经常会贴有“寻猫启事”。路灯柱、公告板，甚至是公共汽车站牌上也总贴着寻找宠物的告示。走失的猫太多了，我有时甚至怀疑附近有个专门偷猫的盗窃团伙。

我把猫带在身边，因为也许很快便能找到他的主

人。出于安全考虑，我用一根鞋带拴着他。下楼的时候，他很高兴地走在我身边。

一来到室外，他就开始拽鞋带，似乎想要带着我走。我猜他想去方便。果然，他转身走向隔壁楼房边上的一小片绿化带，消失了一两分钟，去“接受大自然的召唤”。完事之后，他又走过来，开心地钻进了绳圈里。

我告诉自己：“他一定是非常信任我。”瞬间，我感觉到自己必须回报他的这份信任，尽力帮他摆脱困境。

我的第一个行动是拜访街对面的一位女士，她因为照看猫咪而在本地小有名气。她为附近的流浪猫提供食物，必要时还会带它们去做绝育手术。她开门的时候，我看到这里至少住了五只猫。天知道屋里还住了多少。方圆数英里之内的每一只猫都知道她家的后院是最好的觅食地。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承担养这些猫的花费的。

她一看到这只公猫就喜欢上了他，还给了他一点零食。

她是位很可爱的女士，但也搞不清这只猫从哪里来。她从来没有在附近见过他。

她说：“我打赌他肯定来自伦敦的其他地方。如果他是被人抛弃的，我也不会感到惊讶。”她告诉我，会帮我留意这方面的信息。



我有一种感觉，她是对的，这只猫来自托特纳姆以外的其他地方。

回到街上后，我突发奇想，把他身上的绳子取了下来，想试试他知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。但他明显不知该去向何方，完全是一副迷茫的模样。他盯着我，好像在说：“我不知道这儿是哪里。我能跟你走吗？”

我们又走了几个小时，中途他匆匆走进树丛方便了一下，我则在一旁询问路人是否曾经见过他，但我得到的回答只有茫然和耸肩。

显然，他并不想离开我。四处乱逛的时候，我不禁想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些什么：他从哪里来？他在坐到楼道地垫上之前都经历了什么？

某种程度上，我觉得街对面的“猫事通”女士说得很有道理，他应该是一只家猫。他长得很好看，或许曾经是某个家庭的圣诞礼物或生日礼物。没有做过绝育手术的姜黄色猫会有一点精力过剩，而且情况会变得越来越严重，这点我已经见识到了。和其他猫相比，它们会变得更难相处。我的猜测是：他变得过度躁动，而主人控制不住他。

我能想象到他的主人大喊着“受够了”，把他扔进车里，开出很远，丢在路旁，而不是把他送去收容所或是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治疗中心（RSPCA）。

猫的方向感很强，但他明显离家太远，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或许他知道以前的那个家不好，所以

决定是时候找一个新主人了。

我还有一种猜想是他的前任主人是位老人，现在已经过世了。

当然，也可能以上的猜测都不正确。因为他并没有接受过家猫的训练，这是最有力的证据。但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越长，我越觉得他一定在某个人身边生活过。他对照顾自己的人十分亲昵。现在我们两个就是这样的状态。

关于他身世的最大线索，是他身上那一大块看起来很严重的伤口。他一定经历过一场打斗。从脓肿程度来看，这是好几天甚至一周以前的旧伤了。这也暗示着他可能是一只流浪猫。

伦敦街头有很多流浪猫，它们四处游荡，靠吃人们丢弃的食物和好心人的喂食过活。五六百年之前，格雷沙姆街、克勒肯维尔绿地和特鲁里街都是远近闻名的“猫街”，流浪猫泛滥成灾。这些迷失者们是这座城市里的“流浪贫民”，每天都在为生存争来斗去。很多猫都像这只姜黄色的公猫一样：消瘦憔悴、遍体鳞伤。

或许他在我身上找到了共同点。

